

《陕西日报》刚刚登载了傅占祖的事迹，题目叫《第11任厂长》；矿务局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吼，有人跑来告诉我：傅占祖开车把人撞了，一下撞了俩。

傅占祖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，交个不错的朋友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突然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怪想法——希望用他那个改革家的头衔去相抵肇事的过失，希望现在的他只要不是过失犯就行了。那个改革家的桂冠权当从来就不曾有过。

正乱想呢，他来了。“你是烧得难受了吧？”我劈头问道。

“没事了没事了。”他龇牙要笑，极尴尬。说：“两个人都没事了。”我心里松了口气，脸仍绷着，说：“当厂长的，玩什么汽车？”

“我有执照呀！”他瞪着我，极困惑极认真的样子。我知道他又来了劲，便不吭声。他急了，伸手在身上乱摸，很快摸出一个红本本来。

的确是驾驶执照，编号35771。执照上的照片也的确是他，由于淡化了那一脸的奇黑和满头的少白，要比实际的他受看得多。

“纯粹是没事干了。”我把执照拨到一边。“你、你、你纯粹地不懂。”这家伙爱激动，“等我本事大了，就规定所有的头头都得自己开车。一辆小车省出一个司机，全矿务局就能成立一个运输队。出门办事连吃带住一天就得几十元，不用司机一年省多少？再说，我这个屁大的厂长，到哪儿都要个司机跟着，多别扭。”他简直在做宣传。

“万一出事咋办？”

许久，他却问我：“当这个卖命的厂长比开车危险得多，弄不好几十万的亏损，还有人身机械事故，就是捞了肥了，政策一变，说不定全成了罪行，你说该干还是不该干？”

这还真把我给问住了。

1984年，他是水泥厂的第6把手。一个几百人的厂子6个头头，还亏了五十万。矿务局一怒之下把他们全撞了。其它人拔腿走了，他却留下来，又不安份，和几个人到耀县腾跃水泥厂搞工艺土建的设计图，索价一万元，给厂里挣。要数他这个下台干部最积极，专门买了一辆嘉陵——70，整天“嘟嘟”着往来于蒲城耀县之间。那时我和他并无交往，但知道他，因为局里不少人对他有非议，说他搞“集体的投机倒把”，搞“变相的资本主义”。

“你是在想那回给厂

# 一路平安，傅占祖

董川夫



里挣钱的事？”他问，这家伙贼精。见我默然，他说：“当时胆子太小了，只要一万元，人家现在转手翻了一翻还多。”

“就怕万一出事。”我说。“我算是摸透了。”他说，“就象开车，怕出事你只有停下来。”

平心而论，这两年他就是用“不怕出事”的气魄领导水泥厂前进的。

到了1986年，水泥厂已是山穷水尽。生产每况愈下，没钱支付工资。库里积压着近万吨的水泥，那东西怕潮，一但受潮结块，当垃圾倒了还得掏污染费。他却在这个时候大着胆子复出当了厂长。

胆大许是因为知情。他知道厂里水泥滞销并非产品的问题，相反，在同行业中，蒲白矿务局水泥厂的质量是过得硬的，只是不懂得销售的学问。一上台，傅占祖就冒着风险放了两把火。

他贴榜招贤，本厂职工推销一吨水泥提成一元。在当时闭塞的渭北，这算是惊人之举了。没人理睬，也许是怕现在吞进去将来又得吐出来。他不回头，干脆走向社会，招聘了一名农民和两名西安的在职工当推销员。这一来非议四起，说他“用外面人不用自己人”，“破坏用工制度”等。还有人怀疑他以此谋私。他却毫不动摇。

水泥厂穷得叮当响，86年11月，他却在西安饭庄举办了第一次订货会。大吃大喝，赠送礼品，末了还把用户拉到厂里。他陪着用户参观生产工艺，检验产品质量，当然又少不了酒肉招待。

是的，他挣回来更多，首先挣回来一个起死回生的新局面。订货会后，光西安地区便订了将近两万吨，石油仪器总厂一次订了6千吨。

水泥厂成了全国煤炭系统的先进，成了全省同行业的上游。在蒲白矿务局数十个单位的地面工中，它的职工奖金最高，收入最多。它成了全局唯一没有待业人员的单位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可以干活挣钱。而且，它还正在发展。

想到这儿，我便明白是阻挡不住他开车了。他向我告辞，开车出了大门。看着那年久失修坎坎坷坷的公路，看着那拥挤拥挤浮躁的人群，我又不免有些担心。

一路平安，傅占祖。我祝愿着，不仅仅因为他是朋友。

# 唱给“十佳”职工的歌

齐连声

经过全省15万名职工投票，最近，陕西工人报评选出了1987年度我省“十佳”职工，以示祝贺。

在时间的跑道上，在人生的原野里，留下了你们多彩的姓名，留下了你们闪光的足迹。

你们是骆驼，让坚韧支撑生活，是耕牛，把辛勤嵌入大地，是卫士，用无畏索来梦香，是志士，将理想注入奋起。

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索取，只知道“本能”地供给。寒来暑往，星转斗移，你们的步履总是那样坚毅。

你们象挺拔的大树，用自己的枝叶挡风避日，从不知怎么样保护自己，默默地开花结果，哪怕到最后最后一息。

你们那负重的宽广脊梁，驮着进取的真谛，你们信念与智慧的火花，闪着明天的壮丽！

鹰，搏击在那无际的天宇，鲸，遨游在那海疆万里。进发吧，十颗闪光的星，朝着那迷人的世纪！

# 贵妃墓感怀

秋乡

我把远道带来的一束梨花，插在你的坟前。这晶莹如一捧雪的花儿，应该是你的芳魂艳魄呢！

春意正浓。柳丝正软。花儿草儿在明净的阳光下快乐地开放，快

你不知，沿着你爱的青藤，攀上来了多少蜈蚣、蜘蛛和蛇蚁！你的爱让他们操纵了，利用了，在不知不觉中，霉变了、污染了，最终转换成民心的恨。

爱与恨的较量，只能演出一幕悲剧。

你不懂，人世间真正的爱实在太少。俗人不真，圣人也不真。不是吗？皓月当空，你对月言情时，你的“三郎”作什么去了？六军不发时，你跪倒圣上脚下，苦苦哀求，得到的回答却是“贵妃，我顾不得你了！”

爱在生与死面前，竟如此的无能冷酷！虚伪残忍！

吕后真爱过吗？可吕后由爱而有了汉室天下，武器真爱过吗？可她因爱而得了大唐江山。慈禧真爱过吗？可她由爱而垂廉大清朝

乐地生长。人们也换上春装，带着伸出长舌头的旅游帽，在淡淡的绿荫道上歌唱、奔走。

你却被人遗忘了。遗忘在马嵬坡的荒原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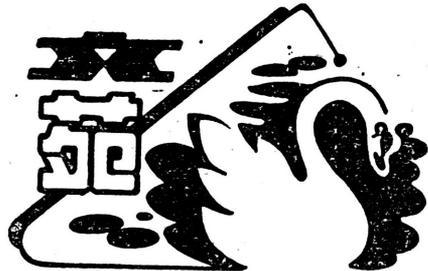
朱红大门内的房檐上，一对燕子敛翅颌首，喃喃互语，它们在说什么呢？是赞歌你爱的可羨？是悲叹你死的可怜？或者，是在猜一个谜。一个悬置千年的谜，辉煌一世的你，死后为何选择了孤独？

谁不知道，你爱过！那是真正正正、纯如雪、洁如冰的爱呀！你爱得至高无上：“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你爱得信誓旦旦：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。天下有几个女人的爱，能使一代君王倾倒，一代民心倾斜呢？

自此你就满足了，陶醉了。你歌于骊山下，舞于华清池边，朝朝暮暮用你的花容月貌愉悦帝王的心。

你爱得太傻、太真，爱得没有了自己。

燕子依旧在喃喃，听不懂它们在说些什么。我扯下枝上的梨花瓣，点点洒在你的坟墓上，一任春风吹它而去，一任柳絮随风而来……



刊本头版设计

刘叶广 叶广宇



一切不新，唯利是图的人自古就有，现在又多了一种人：凡旧皆厌，唯新是热。

以为世间事物凡旧的都属不好，那是简单得近乎可笑的。山西陈醋，重在一个“陈”字；泸州大曲，也以老窖为著名。

诚然，代表着前进、向上、希望的新事物应当崇拜。然而，有时恰，新旧杂陈，形态纷然，旧茅台瓶可以装新的劣质酒，新发型下也可能是一副旧脑筋，新新旧旧，真真假假，是需要仔细辨别的。“文革”时期出现过许多“新事物”，早请示晚汇报即是一例。每逢那雷打不动的庄严时刻，我脸上也是一片庄严，不过，心里却常常想起小时家里那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灶王爷两边的对联：“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”，时不敢说出来，并且觉得这“一闷念”是大逆不道的。

八十年代的今天，也有不少新鲜事，就连农村的埋人也“新”了许多：旧式吹鼓手已换了西洋乐队，“祭灵”的哀曲已改奏“血染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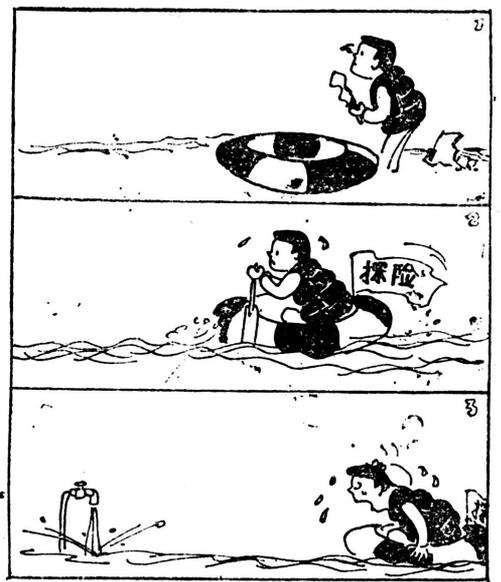
# “唯新主义”

冯日乾

风来”，焚烧的纸钱纸马金童玉女之外新添了“沙发”、“电视”。据说古代嫁娶的彩礼是分等级的，最高级的当然是娶皇后，王莽娶皇后就用了黄金三万斤，是真正的“高价”。如今一些青年结婚，那怕债台高筑也要大操大办，甚至以“千元喜字”显示“千金小姐”的高贵身份，这观念，这作风，我实在看不出新在哪儿。

至于以“血染的风采”为男女孝子咳嗽唠唠的哭丧伴奏，我总忍不住发笑。那低音部好像有灵的死者（多是父母）在说：“也许我倒下，将不再起来……”而那高音部则如洒泪的生者在答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不悲哀……”能不令人发笑吗？有时，望着那长长的出殡队伍，我也曾觉得困惑，“活着墙头计，死了唱大戏”，生活中不是有这样的人生戏剧吗？

人固然应当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中前进，但那就需要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不然，新旧不辨，认旧为新，或盲目求新，以新掩旧，这种“唯新主义”怕也有些危险。



源头探险

高国强